

第九七〇次會議

A/PV 970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議程項目八十五

剛果共和國之情勢(續前)

一. 主席：在我請發言人名單上原定今天下午發言的代表們發言以前，先請秘書長發言。

二. 秘書長：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代表在昨天下午最近的一次聲明[第九六六次會議]中，提到了關於實體方面的一點，我認爲爲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有立刻加以澄清的必要。因此我願特別就這一點加以回答；我也要保留權利，以後於必要時再就剛果代表所說的其他各點，以及其他代表的發言，表示意見。

三. 剛果代表提到了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與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簽訂的所謂基本協定¹，並引證了這個基本協定第三段的全文。很明顯的，剛果代表的顧問並沒有把他所引證的這一段的意義好好告訴他，這一段的原文是：

“剛果共和國政府及秘書長聲明……有意速即共同探討聯合國軍(在剛果)之運用……。”

四. 剛果代表把這一段的意義當作聯合國答應一切聯合國行動都需事先經過合作和諮商。可是，在實質上所徵引的一段文字的意義遠較他所想像的爲精確而有限制：這一段的意義只不過是表示願意簽訂一項所謂地位協定而已。剛果代表對他所徵引的一段文字的意義既然沒有弄清楚，想來他對於下面的一項事實也不會知道：就是這個地位協定的草案已經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提交剛果政府，可是，其後剛果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進行談判，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央政府已經瓦解，剛果當局有好幾個月之久無法進行談判。議會停閉，沒有合法的權力機構執行職務，並有權代表共和國進行國際談判。

五. 在聯合國這方面，我在幾天以前與諮詢委員會諮商以後，重新邀請剛果就地位協定的實體進行談判。我希望剛果當局最後能夠並願意使剛果代表所徵

引的一段話照所述意思見諸事實——雖然很明顯的，現在締訂的地位協定，其方式必須能適應現在仍舊存在的法律方面的困難情形。

六. 剛果當局爲什麼從來沒有依照基本協定的第三點採取行動，不過是剛果問題一方面情形的一部分而已，在大會昨天所聽到的聲明中並沒有提到。譬如說，剛果代表的發言對聯合國的工作有所評估，但試問大會在他的發言中能不能找到有什麼話提到下列各項事實：甚至在聯合國初到剛果的時候，雷堡市的權力也並不是爲全剛果所承認，其後不久，中央政府就崩潰，而後來在雷堡市執掌權力的行政當局是在憲法之外的，剛果國軍非但沒有能夠致力於維持法律與秩序，反而爲各方面的領袖利用來推行其他的政治目標，還有許多剛果人爲表現他們的民族主義而對聯合國進行攻擊，企圖指責聯合國的目標可疑，而且最後更有許多人爲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與野心竟至接受或甚至促進不問那一種方式的繼續的外國干涉？

七. 可是，這一切都是大會各會員國所知道的，我也不必對這次發言的這些方面多所討論，在此以前，其他代表也曾經在他們的發言中提到過性質相同的這些方面，他們爲了不同的目的，也都把剛果發生的一切歸咎於聯合國。這種企圖的確造成了同牀異夢的古怪聯盟。

八. 有人說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令人失望，甚至是一次失敗。對於說這種話的人，我們似乎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失望，到底是因爲本組織沒有能夠盡其所能，還是因爲本組織所無法控制的因素，已造成了這個會員國所創造的國際合作工具，聯合國即使竭盡能力，但是在其目前的發展階段中還是無法克服的困難？一個爬山的人如果因爲山崩而道路阻塞，以致沒有到達山頂，人們還是可以責怪他，說他失敗了，可是這種話實在是不負責任的挑剔。

九. 在結束以前，我也不願多所評述，事實俱在，所有會員國根據事實，自然都會知道真相，可是我願意徵引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基本協定所規定的三點之中的第一點，這是昨天那位發言人所沒有提到的一點。剛果共和國政府在其中聲明：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卷，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4389/Add.5。

“...凡對與駐剛果聯合國軍駐在該國及執行任務有關之任何問題，其主權之行使必秉誠意計及曾向聯合國請求軍事協助之事實，並計及其接受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

其後又稱：

“...將保證聯合國軍於本國內地之行動自由，並對與該軍一切活動有關之全體人員給予所需之特權與豁免。”

一〇. Mr. PACHACHI (伊拉克)：古巴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也是我們親愛的朋友和尊敬的同事，邁紐愛爾·畢斯貝先生不幸突然去世，首先我要代表我國代表團向古巴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的同情。

一一. 我國代表團曾經好幾次就剛果情勢表示過意見。上個月在安全理事會〔第九三八次會議〕，我們曾經重申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所抱有的意見，就是比利時一再無視並嚴重違反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所歷次通過的決議案，要對剛果情勢的惡化負重大的責任。

一二. 我們完全贊同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²我們原希望比利時會顧到國際社會所表示的這種明白而毫不含糊的關懷。

一三. 不幸，該決議案第二段(a)籲請所有比利時軍事與准軍事人員與顧問立即從剛果撤退，這一點，還沒有能見諸事實。事實上，這一段的規定到今天為止仍等於具文，甚至可能在該決議案通過以後的幾個星期之內，比利時人員的數目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增加。只要把聯合國秘書長和比利時政府之間來往的函件仔細一讀，就可以看到一種可悲的景象，那就是比利時無可懷疑地又在規避拖延，無意遵行這最後一次的決議案，如同它無意遵行前此通過的許多決議案一樣。此種情形使聯合國負有一種無可擺脫的責任。我們經過考慮以後，認為聯合國在剛果的整個行動，其成敗完全要看比利時是否迅速自該地撤退。只要比利時顧問及軍事和其他人員一天留在剛果，也就一天沒有和平；也就一天不能希望聯合國的軍隊執行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所託付於它的重大任務。

一四. 因此，我國代表團完全支持迦納代表團和南斯拉夫代表團所提出的提案，就是對於所有比利時人員自剛果撤退，應該規定一個時限，如果超過期限

² 同上，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41。

而撤退尚未完成，那末就應該授權聯合國於必要時使用武力。我們也贊成南斯拉夫外交部長的建議〔第九六七次會議〕，就是大會應該通過一項決議案，規定若干事項，其中一項就是毫不含糊的對比利時拒絕遵行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的決定，加以譴責，並請安全理事會依據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對比利時實施制裁。

一五. 我們要特別強調指出，所有比利時人自剛果全部並無條件撤退，實在是非常必要的事，因為他們如果不撤退，那末我們在此地以及剛果所作的全部努力將一無結果，並可能使局勢變得更糟，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最嚴重的危險。

一六. 和解委員會在其報告書〔A/4711 and Corr.1, A/4711/Add.1 and 2〕中曾經透露比利時干涉的程度，及其對剛果獨立與領土完整所引起的惡劣影響。我只要引證報告書中的幾段。委員會稱：“卡坦加礦聯公司向卡坦加當局提供資金到達相當可觀的程度”〔A/4711, 第六一段〕。報告書接着又稱：“公正的估計認為卡隆其和宗貝一樣，假如沒有外國援助，就不可能進行他的分裂運動的計劃”〔同上，第六三段〕。

一七. 在第一一〇段中，甚至有更明白而嚴厲的記載：

“剛果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比利時的態度，它過去行為的表現，以及它繼續不斷的對剛果事務進行干涉。”

一八. 最後在第一四二段中又稱：

“委員會對於大批比利時及其他外國的軍事與准軍事人員、政治顧問與僱兵繼續留駐剛果共和國境內，深感遺憾。委員會認為應立即採取步驟迅速撤除剛果共和國領土內一切不屬於聯合國司令部管轄的此類人員。”

一九. 這些來自公正無私，勇於任事而在他們本國又曾經有過卓越貢獻的人士的評論，足使我們之中最不輕信的人也可以相信比利時的明顯責任，以及有必要迅速採取行動制止比利時的干涉，並消除其在剛果的惡勢力。

二〇. 自從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以來，已經有兩種嚴重威脅聯合國在剛果地位的發展。第一種發展是在巴那那及馬他地所發生的事件，在當地一支人數不多的蘇丹軍隊為一支人數極多、裝備又

精的剛果部隊所擊敗，使聯合國不得不放棄其對重要港口馬他地的控制。

二一．我願意代表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對蘇丹政府和人民表達深切的同情，並對剛果的聯合國司令部沒有能夠及時對蘇丹守衛部隊給予充分援助，表示深切遺憾。蘇丹守衛部隊雖然人數很少，卻受命擔負守衛聯合國行動主要供應中心的繁重而又困難的任務。

二二．不用說，馬他地所發生的事件已經可悲地顯示出剛果聯合國司令部繼續軟弱動搖的態度已使聯合國在剛果到達了何等無能為力的地步。

二三．我們認為馬他地事件如果重演，將使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全盤失敗，並將使像蘇丹那樣忠誠不移維護聯合國致力於剛果和平之努力的一些國家，不可能再繼續支持聯合國。

二四．另外一個對於剛果情勢產生最不利影響的發展，就是在塔那那利佛召開的會議，³在該地殖民主義的傀儡們擅自支解剛果，好像剛果國家和人民都是他們自己私有的財產一樣。他們毫無法律根據，就決定分裂國家，破壞剛果人民長時期以來堅苦作戰而取得的統一。

二五．這是針對剛果問題癥結所在的一件嚴重的事情。須知已經去世的魯孟巴和殖民主義者所以會發生衝突，主要就是因為比利時和它的親信工具宗貝決意要分裂剛果，破壞其領土完整。魯孟巴自始就很清楚的看出，除非剛果統一得以保全，否則剛果斷不可能有什麼前途。他要把剛果的不同部落和不同的種族團體聯合在一起組織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在非洲乃至在全世界取得其應有的地位。可是這種景象是不配合比利時人和其夥友的胃口的。他們寧願有一個貧弱而分裂的剛果，連在卡坦加的主要資源也被剝奪；正如恩克魯馬總統所說，卡坦加的資源是剛果人民以其血汗與重大犧牲開發出來的。

二六．爲了這個理由，我國人民與亞洲、非洲及其他各地的許多人民都認為魯孟巴是生動的非洲民族主義這個巨大進步力量的一位能言善辯的真正代表。這種力量雖然暫時遭到挫折，仍在一往直前建立起一個強大的非洲，其人民通過共同的文化遺產而團結在一起，具有決心爲自身以及後人取得他們所渴望而久被剝奪的自由與尊嚴的生活。

³ 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四日所舉行的圓桌會議。

二七．因此，我們完全同意迦納外交部長的意見，就是卡沙扶布、宗貝之流的人不配決定剛果的前途或更動其根本法，及其政府的制度。

二八．只有剛果人民自由行動纔能最後決定他們國家的命運。因此國會必須立刻召開，這也正是和解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一三九段中所建議的事。假如這樣辦理確有困難，那末我們就完全同意迦納外交部長的意見，就是應該在一個月之內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選舉，並提供充分保證，使剛果人民能夠完全自由地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

二九．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改變一項事實：就是伊拉克政府已經承認安東央·季任加的政府爲剛果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我們深信這個政府從國會對於已故魯孟巴領導下的政府的支持取得其合法地位，是唯一有權代表剛果人民發言，並採取行動的政府。

三〇．這兩項最近的發展，就是馬他地事件和塔那那利佛會議，必須參照比利時干涉的背景來看，應該認之爲自從去年七月以來爲破壞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以及維持在剛果的外國勢力所作的種種企圖之延續部分。

三一．卡坦加的分裂、卡隆其的分裂、魯孟巴的免職、莫布土的非非法攫取權力、國會的解散、卡沙扶布的代表團出席大會、魯孟巴的被逮捕、後來又把他轉送到卡坦加、最後把他野蠻的殺害、而現在又在馬他地向聯合國進行公開的武裝挑釁，並且在塔那那利佛支解分裂剛果，凡此種種都充分描繪出奸詐欺騙的一幅淒慘的圖畫，而比利時和他的盟邦所進行的錯綜複雜的陰謀，企圖奴役剛果，繼續剝削剛果的巨大財富，也就暴露無遺了。難道還有什麼人會懷疑剛果所經歷的漫長而充滿了災害的道路，首先是卡坦加的分裂，而最後是塔那那利佛的會議，都是由比利時和它的盟國所主持策劃的嗎？假如沒有比利時的支持與幫助，試問在剛果的殖民主義的傀儡們難道敢對聯合國採取這樣的蠻橫無理的態度嗎？假如沒有它的友邦與強力的盟國的支持與同情，試問比利時怎麼能夠堅持它那頑固不化的態度？

三二．因此，那些默不作聲而直接間接的支持比利時及其傀儡們繼續不斷地以蠻橫態度對付聯合國的一班人，現在卻大哭大叫爲聯合國在剛果所遭遇的困難而悲嘆，這豈不是一種諷刺嗎？假如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歸於失敗，那完全是比利時和它的盟國和夥友們的錯誤；因爲即使在現在這個時候，只要他們願意，他們仍可以勸使比利時和他們在剛果的主顧尊重

聯合國，實施聯合國的決定，使聯合國可自其困難的處境解脫出來。他們只是在這個講臺上宣稱願意聯合國在剛果成功，是不够的。假如他們不能言行一致，那末這些莊嚴的聲明都是毫無意義的。不要在這裏對我們說你們願意聯合國成功。把這些話去說給比利時人和他們在剛果的走狗聽吧。他們纔是蠻橫的對待聯合國並阻撓其工作的人。假如你們真的要拯救聯合國，那末就運用你們所有的一切道義與物質力量去勸告比利時人，並且於必要時強迫他們尊重聯合國，忠誠地遵行其決定。這不是一個強國之間的衝突，雖然它可能發展而成爲一個強國間的衝突。這是一場剛果人民和他們的殖民主義壓迫者之間的衝突。

三三．聯合國被人請求來解決這場爭端，使它不致成爲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可是要作到這一步，聯合國必須忠誠信守其憲章原則，保衛弱小無援的民族抗禦外來的侵略。一些小國已經不斷設法使聯合國能擔任這種任務，可是，卻很少有成效，因爲它們的全部努力都爲比利時和它的盟國有系統地破壞無遺。現在應該再試一次，也許是最後的一次，去勸使比利時不要走上這條禍害無窮的道路。

三四．就我國代表團而言，我們相信必須迅速完成兩個基本目標：（一）比利時人員必須迅速而無條件的撤退，於必要時並使用聯合國軍隊促成其撤退；（二）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儘速召開國會或舉行新的選舉。

三五．只有在比利時人最後離去剛果，而剛果人民也有準備自由選擇自己的代表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纔能產生一種合作互信的氣氛，而這種氣氛對於聯合國剛果行動的成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六．我們已說過許多次，一些小國決不能任由這一次爲謀求國際合作而從事的史無前例的試驗歸於失敗，或是發生動搖。聯合國的威望甚至其未來命運都繫於剛果。世界上弱小國家可以得到的保證，莫過於一個强有力的能够受到全世界尊敬與支持的聯合國。我找不到有什麼別的話比伊拉克外交部長哈希姆·賈瓦特(Hashim Jawad)先生最近的言論更恰當了。他說：

“聯合國在目前處於非常艱困的境地，這是無待說明的。事實上，如果說聯合國的根存在也正在受到四面八方各種勢力的襲擊，這並不是過甚其詞。

“我們伊拉克人相信聯合國對於我們這個世代實有其重大必要。我深信我們這樣說也代表一

切弱小國家的觀感。我們的責任在於加強這個組織，使它更能發揮力量。

“我們弱小國家的唯一生路就是找到並促成一切有利條件，使聯合國成爲一個依照全世界人民的願望而行事的組織。那些蓄意要削弱聯合國，阻撓其擴展的人，也就是反對和平正義，反對全世界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人民向前發展的人。

“因此，我們相信，那些蓄意削弱聯合國的人的所作所爲，是違背人類利益的。我們應該與同此信念的其他人民攜手合作，向這種今代的惡勢力作戰。”

三七．這些話清楚的說明我們伊拉克人不能同意那些把聯合國認爲又一個國際聯合會，準備將它一筆註銷的世界末日的預言家；本組織現在面臨的困難雖然很大，甚至似乎無法克服，可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沮喪，因爲聯合國雖然不是十全十美，可是還是遠優於人類前此爲應付這個爆炸性的時代的重大挑戰所規劃設計的任何組織。

三八．Mr. USHER (象牙海岸)：我國代表團第一次在大會全體會議發言，對於古巴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Bisbé 先生的辭世，願向古巴代表團表示衷心的同情與深切的遺憾。

三九．象牙海岸共和國代表團贊成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會決議案一四九八(十五)。大會以該決議案接受了剛果國家元首卡沙扶布先生所簽發，並經他以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公函通知大會主席的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代表的全權證書。

四〇．我國代表團就此點提出兩個理由：第一，關於事實的理由，也就是迫切需要一個剛果代表團出席剛果的席位，參加即將開始的辯論。所有非洲國家的代表團都承認有這種迫切的需要，因爲這點意思是我們之中的一個國家元首發動的，他在向大會發言時提出了此項建議。唯一意見不同之處在於那一個代表應該出席的問題。我國代表團認爲——現在仍舊認爲——依照國際慣例與國際法，外交代表是由國家元首委派，奉令與其他國家元首接洽公事的。

四一．大會議事規則第二十七條也支持這種觀點，該條列舉聯合國代表應該從那些權力機構去領取他們的全權證書。卡沙扶布總統就是這樣的一個權力機構，事實上依據國際先例的規則，他也是剛果的第

一最高當局；只要這些規則繼續有效，我國代表團就絲毫不會改變其先前的立場。

四二．可是，我國代表團曾強調，它雖然承認卡沙扶布總統所頒發的代表團全權證書的國際合法性，卻這並不是表示我國對於辯論的實體採取任何立場。此外，我國代表團也願意知道展開這場關於剛果的辯論的理由。通常，當大會指派一個委員會，並將一種特別任務交付於它的時候，大會總是聽取該委員會的報告書，並將報告書付諸討論，而後得出結論。我們所採的行動，好像和解委員會並沒有去到剛果。難道我們對於該委員會所得的結論有所恐懼嗎？難道我們害怕在塔那那利佛所作的決定會使剛果問題得到解決嗎？難道我們害怕在雅溫得舉行的國家元首會議⁴會使剛果人解決他們自己的爭議嗎？非洲各國國家元首在今後幾天之內將經由他們的主席德蒲門（Tubman）先生向剛果當局建議一個一致協議的解決辦法，難道我們現在要阻撓他們所作的這些努力嗎？

四三．我國代表團所得到的印象是，每一個代表都只想使剛果問題的解決符合於他自己的意見與概念。可是，因為現在辯論已經開始，我國代表團將首次就問題的實體發表意見。

四四．剛果在獨立以前，實際上對其他的非洲人都關着大門。我們去到剛果的第一次正式訪問是參加獨立慶典。象牙海岸共和國代表團離開剛果的時候，就感到非常的不安：因為看到有許多以種族與部落為根據的黨派而感到不安；因為看到缺乏在政治與行政方面的高級官員而感到不安。這種人手的缺乏使我們害怕剛果獨立也許只是純粹的虛有其表，而國家事務的有效指導將仍舊操於殖民主義的行政當局之手。

四五．不久我們的恐懼就由雷堡市的兵變和卡坦加的脫離而得到了證實。緊接着叛變而來的是比利時藉口保護比利時國民，派遣軍隊進行干涉。就在那時，在魯孟巴領導下的剛果合法政府，於取得合法的國家元首卡沙扶布總統的同意後，向聯合國呼籲，請求協助使外國軍隊撤退；這支外國軍隊揚言為保護比利時公民和他們的財產，可能把剛果置於其權力之下。

四六．因此，很清楚的，聯合國軍隊的任務是幫助剛果人民驅逐外國軍隊，並鞏固他們的獨立與領土完整。

⁴ 法語非洲國家元首會議，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舉行。

四七．聯合國軍隊在極度紛亂的情形下抵達剛果，當時憲政的危機也達於頂點。卡沙扶布總統那時剛把魯孟巴免職，而魯孟巴又反過來把卡沙扶布總統免職，聲言總統違反了根本法。

四八．在這樣混亂的情勢下，試問聯合國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當時可能採取的途徑有兩條：第一條途徑就是聯合國聽合法政府去調遣。可是，既然卡沙扶布總統已經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把魯孟巴免職，那麼當時有沒有合法政府呢？他當時所採取的行動是合法的，是根據根本法第二十二條，該條規定：“國家元首任命及撤免總理與各部部長。”

四九．聯合國當然可以找一個魯孟巴政府仍舊處理日常政務，可是根本法只授權一個政府在提出辭呈的情形下繼續處理日常政務；它對於被撤免的情形，並沒有任何規定。

五〇．因此，聯合國所遭遇的是一種沒有政府的真空狀態。剛果存在着好些政府雖然是事實，可是它們只有在它們本省的管轄範圍以內纔能算是合法；因此，季任加政府並沒有比伊利烏政府更來得合法，後者沒有經過國會的批准；主任委員團也不能認為合法，因為它起源於一次欠缺權力的軍事革命。

五一．剛果人民自己對此也衆議紛紛，莫衷一是，而聯合國當然也不能說那一個纔是合法政府。在憲政危機方面，聯合國不能左右偏袒。在這場憲法的衝突中，卡沙扶布、魯孟巴、宗貝和其他的人都牽涉在內，聯合國無從干涉，因為一經干涉，就勢必要其中一人推翻，這等於直接干涉剛果事務。這當然不是它原來的任務。

五二．第二個辦法是置身於敵對雙方之間，阻止他們發生衝突。這樣辦就會冒很大的危險。我們知道當兩個人打架，有人前去排解把他們分開，他就不免要挨打；可是，不管他用左手或是右手來防衛自己，我們知道因為兩隻手中總有一隻比另一隻更為有力，兩方之中遭到比較有力的這隻手還擊的人，就會說前來勸架的人偏袒了他的對手方。

五三．聯合國選擇的是第二個辦法；我們必須承認，維持這種立場是非常困難的。這只能是一個暫時的權宜之計，一俟可能就應該改採一個比較穩健的辦法，為剛果問題的解決鋪出一條道路。

五四．聯合國受託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現在有好幾件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

及二十二日的兩件決議案、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的決議案⁵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決議案。⁶在最後一個決議案中，安全理事會主張於必要時使用武力。我國代表團希望這場辯論不會面紅耳赤的引起激烈爭辯；因此我們願意大會重新回到它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所通過的那件決議案，就是第一件經過深思熟慮以後纔通過的決議案；其他數件都是在剛果事件有新發展以後纔通過的，其中頗有意氣用事之處，並充滿了冷戰的氣氛。

[象牙海岸代表宣讀決議案 S/4387。]

五五．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到底怎麼樣呢？聯合國在剛果的成績當然並不全是否定的；它已經阻止剛果陷於空前未有的經濟停頓，它也與貧窮與饑饉作戰。在軍事方面，它已經制止了外國軍隊的前進，可是這些勢力很快的又改變了它們干涉的方式：它們正在提供專家和軍官去帶領剛果的軍隊。

五六．內戰也許可以避免。可是，剛果人是否就不會互相殘殺呢？我們在這裏對於魯孟巴和與他同時被逮捕的人士慘遭殺害這種滔天罪行，要表示由衷的憤怒。象牙海岸政府強力的譴責這種殺害政敵的不人道行爲。我們要特別強力的提出這一點，因為我們的政黨也就是在烏夫艾·波阿尼 (Houphouët Boigny) 總統領導下的非洲民主聯盟這個偉大運動的一個支派，雖然有不少黨內的積極份子遭殖民當局所殺害——可歎的是有一些我們本國的敗類參與其事——一向就反對這種辦法。我們對於歐洲人，對於政治敵人，連一個都沒有暗殺過。不但如此，我們一直就主張和解和民族團結，我們的同胞中當年曾經擔任過殖民鎮壓的幫凶的一些人，今天又重新參加了這個偉大的運動；其中有幾位擔任了部長，有幾位擔任了外交官。因此象牙海岸政府譴責這種凶險的罪行，可是也願意在這個講臺特別強調指出，我們以一樣積極的態度斥責一切的政治謀殺，不管發生在什麼地方，或是爲了什麼理由。

五七．有人說聯合國必須恢復剛果的秩序。我們同意。可是，什麼秩序呢？卡沙扶布的秩序、莫布土的秩序、宗貝的秩序或卡隆其或季任加的秩序、或是聯合國的秩序呢？假如是聯合國的秩序，那末聯合國

⁵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4387, S/4405 及 S/4426。

⁶ 同上，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41。

是否又必需與剛果人作戰呢？一個獨立的國家，也許可以說多少代表其人民的國家，不是經由其內部的力量而加強，反而由一個以恢復秩序去壓服這個獨立國家的國際勢力纔得到加強，這將是破天荒的頭一次。

五八．讓我們現實一點，採取一項我們有能力使其實現的政策。一位新聞記者把聯合國說成是——也許說得過火一點——一個擁有一支只能維持一個小國治安的警察部隊的國際政府，一個擁有全世界的主權，通過了許多法律，可是卻無法執行這些法律的一個議會。聯合國決不能變得像他所說的那樣；要不然，那就將成爲世界混亂的開端。在此種情形之下，聯合國不但不能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並將成爲製造動亂的工具。

五九．剛果並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因爲政制而發生糾紛的國家。爲實現統一國家的目的，或把少數政治派系的政見強加於全體，因而引起內戰者，在今日世界可說是常見的事。聯合國是否準備爲了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統一而號召動員，實行一次大進軍呢？讓我們不要把非洲當作一個未成年的國家去對待。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剛果是剛果人的剛果。

六〇．聯合國必須保護剛果人民不受外國干涉。它必須與剛果當局合作，並向他們提供技術與軍事協助。這些都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所規定的。可是，它應該與那一方面的當局合作呢？剛果現在有三個合法的機構：國家元首、政府和議會。

六一．我國代表團對於剛果幾個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它們在根本法上的根據，剛纔已經表示過意見。我們的意見認爲所有主張其權力管轄達於整個剛果國家的政府都是非法的，因爲它們不是未經議會推舉認可，就是一個已經根據根本法第二十二條依法解散的政府的後任。在剛果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各級政府，人人都自選一個稱爲合法。假如不是因爲剛果的混亂使聯合國也產生了同樣的混亂，我們應該注意到我們已經違反了國際規則，依照此項規則，承認與否應該以國家爲對象，而外交使節奉派出使也是以國家元首，而不是以政府首長爲交涉的對象。即使假定政府首長是在史坦利市，但是國家元首既然在雷堡市，我們辦交涉的人就都應該去到雷堡市。

六二．我國代表團發現一點，這也許會使我們抱有共和信念的人感到震驚，就是在根本法中始終沒有提到議會的主權。也許因爲這一點是理所當然，所以

不提；可是，我國代表團知道所有歷史悠久的民主共和國都對於這一點有明文規定，而所有的新獨立的非洲共和國也是如此：主權屬於人民；人民直接行使主權，或經由他們的代表行使主權，沒有私人或一部份的人民可以有權行使主權。這可說是千篇一律的規定。

六三．根本法是在布魯塞爾制定的，所有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國家都知道在一個君主國，主權並不一概屬於人民。在剛果的示威中，可以聽到在“總統萬歲”的口號中，滲雜有“國王萬歲”的口號，這當然不是由於誤解事實，或只是一個笑話。事實上，根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立法權由國家元首和衆議院共同行使。

六四．遇有例外情形，國家元首的立法權甚至有更清楚的規定，因為依據根本法第三十七條，全部權力都屬於國家元首，而並不屬於政府。

六五．議會現在未能行使職權；它雖然依法停會，可是因為議會並沒有在一個月之內召開或解散，所以此種閉會命令也已經成爲非法。可是，議會完全有權在它自己所選擇的地方開會，即使是在史坦利市，假如議會沒有能够這樣做，那是因為操有實權的人阻止它這樣做。這也許是一次議會的政變，可是政變而能成功，有時也可以成爲合法，現在有許多在這裏出席的代表團，他們所根據的合法地位就是如此得來的。我們當然同意議會應該召開，可是是否有人相信我國代表團與其他代表團的同意會保證剛果問題能有進展呢？

六六．議會不能行使職權，是否真的成爲聯合國的障礙？誰有權去召開國會？聯合國嗎？有一些代表團就如此主張，並要求不惜使用武力作到這一步。這對於和平來說，將成爲何等樣危險的先例！我要向諸位保證，我國政府並不懼怕這種先例。它只是想請大會注意不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這項原則；可是，我們對於有些國家，它們的議會爲了我們不必討論的理由，不能在現在集會，或是甚至連議會也沒有，對於這些國家，我們很是替它們擔憂。

六七．聯合國在其他各洲或其他國家所不願做或不能作的事，在非洲或在剛果也決不可以去做。我們不能把議會不能行使職權爲藉口，就不承認一個合法當局。在剛果自相殘殺的戰爭中，我國代表團對於交戰各方的任何一個特殊派系，都無所偏袒。我們只是相信聯合國除非支持一個剛果當局，並經由合作的途徑，勸使該當局相信有回到法治的需要，否則聯合國的任務就不能順利完成。因此，我國代表團根據事實，並

參照剛果法治的現實情形，願意就應該支持那一個權力當局，作一些建議。

六八．無論卡沙扶布總統的聲譽好壞如何，每一個人都同意承認他爲剛果國家的元首。聯合國代表團中，沒有一個否認他具有此種名位。所有剛果人民，包括在史坦利市的當局在內，也都承認卡沙扶布爲國家元首。季任加先生不是發了一個電報給他，請他以國家元首的地位召開國會嗎？他不是指出卡沙扶布爲國家元首，而他自己、季任加、是合法政府的首長嗎？宗貝不是也自己邀請卡沙扶布去到塔那那利佛，因為他代表受外國承認的唯一當局？在剛果衝突中，不管是法律上或事實上握有實權的當局者，他們所同意的就只有一點：卡沙扶布是國家元首。

六九．聯合國可以看一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發展情形。不流血而達成獨立所以成爲可能，只是因爲所有的種族團體——象牙海岸有四十個之多——都團結在一個領袖的周圍：幾內亞的塞古·都雷 (Sékou Touré)、馬利的莫迪博·凱塔 (Modibo Keita)、塞內加爾的盛高 (Senghor)、上伏塔的亞買奧戈 (Yaméogo)、奈及爾的哈馬尼·狄奧里 (Hamani Diori)、達荷美的馬加 (Maga)、迦納的恩克魯馬 (Nkrumah)、馬達加斯加的齊拉納納 (Tsiranana)、象牙海岸的烏夫艾·波阿尼 (Houphouët-Boigny)……這是非洲現實生活的情形，只要了解這一點，剛果就可以得救。剛果國家元首與其他非洲國家的元首並沒有什麼分別。假如在他周圍的都是一些良好的顧問，那末他就能夠在必要時相忍爲國，促成團結統一，維持剛果的完整。

七〇．讓聯合國依據現實情形採取行動；讓聯合國與國家元首合作；讓聯合國贏取他的信心，使聯合國的專家和顧問去替代國家元首左右現有的外國專家和顧問，這班外國人對於剛果都是有害無利的。只有經由此項途徑，纔能維持剛果的完整，甚至會使伊利沙白市也服從雷堡市的命令。假如聯合國採取此項政策，那末統稱爲“布拉薩市”國家的那些非洲國家都準備協助聯合國。它們可以參加軍事方面的努力，向聯合國部隊提供一萬兩千名士兵，並提供專家、技術人員和醫生，任由剛果分配調度。必須堅持的是統一的政策。

七一．使人痛心的是看到比利時人和其他外國人規避了他們本國當局的禁阻，去參加剛果的軍隊與剛果人作戰——在他們說來，是替另外一些剛果人作戰。

七二. 我們不承認其他國家有權作聯合國所不能做的事。我們要求正在向剛果人供應軍火的那些人停止供應軍火。假如剛果人要自相殘殺，我們寧願他們用弓箭尖刀去互相殺伐，而不願意他們用來復槍與機關槍互相殺伐。對剛果提供的軍事技術援助必須來自聯合國，或由聯合國經手辦理。

七三. 剛果問題是一個人的問題。因為有些人爭權奪利希冀高位，而並不以剛果的利益為利益，他們的傾軋鬭爭已經使剛果問題成為複雜不堪。外國人不應該使此種情勢更為惡化。我們要求他們不要去干涉剛果的內政。相反的，我們要求他們協助剛果人找求協議，勸使他們能有力量加以忠告的人去與其弟兄聚首一堂，決定那一些制度纔是適宜於他們的國家的。政治解決的辦法不應該在紐約，而應該在剛果，由剛果人自己去覓取。我們必須幫助他們作到這一點，勸使各方領袖為了剛果的利益消除他們的歧見。讓那些願意幫助剛果的人捐棄他們的私利成見。

七四. 最後，我們要求那些與有關強國有來往、並有影響力量的人，或是那些與有關強國有密切關係的人，努力勸使這些強國停止它們那種倒行逆施的作為。這種作為對於剛果和對於非洲都是有害的。關於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的實施，其中規定除經由聯合國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對剛果有所干涉，我們非洲各國的國家元首都準備幫助聯合國完成此項任務。如果能接受他們的善意協助，這是對於聯合國有利的。當然，我們不願意採取一項地域主義的政策。可是，正因為我們對於喀什米爾、西藏、寮國、韓國與德國的問題，應該小心謹慎的處理，所以我們要求在處理剛果問題的時候，也必須要同樣的小心謹慎，因為雖然諸位可以認為你們已經知道了事實真相的全部，可是你們還是永遠不會明白與非洲有關的各種心理上的因素。假如聯合國不願顧到這些因素，我們可以斷言，它所作的努力最後必將歸於失敗。我們不願看到它失敗。聯合國決不能失敗。

七五. Mr. MEZINGESCU (羅馬尼亞): 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對於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剛果共和國的侵略，是在為消除萬惡的殖民制度的殘餘痕跡而作的努力已經進入決定性的階段的時候所發動的。

七六. 失敗者在面臨重大的慘敗的前夕，通常總是會盡其所有的來一次孤注一擲。這些特殊情況，就可以說明一項事實：為什麼剛果危機會使全世界的輿論集中注意於聯合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

七七. 當然，我們可以慷慨激昂的發表演說，否認有危機存在，並且替聯合國現在的情形粉飾太平說成並無其事，可是動聽的演詞到底掩飾不了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已經失敗了。

七八. 爲了要正確的知道它到底失敗到何種程度，我們必須記起聯合國剛果行動的原有目標是什麼，然後再把這些目標對照着今日的情形來檢討一下。

七九. 依據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以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⁷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與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聯合國的目標如下：向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提供軍事協助，抵抗比利時侵略者；採取一切必要步驟，確保比利時軍隊，與比利時軍事和准軍事人員自剛果撤退；協助保衛剛果的統一與完整；最後協助剛果共和國的合法中央政府恢復國內秩序和治安。

八〇. 聯合國開始行動九個月之後，剛果的情勢卻比以前顯得更糟，這是一致公認的。

八一. 魯孟巴，剛果共和國合法中央政府的總理，剛果人民為解放而作戰的民族英雄，也就是向聯合國請求協助的那個人，已經成為卑鄙怯弱的暗殺陰謀的犧牲者。就在聯合國軍隊親眼目睹的情形下，魯孟巴和其他剛果的愛國志士們竟慘遭殺害。

八二. 比利時殖民主義侵略仍在繼續進行，尤其是比利時的軍事與准軍事人員以滲透方式參加雷堡市、卡塞與卡坦加的一切文武機構。

八三. 剛果的統一與完整幾已全遭破壞。在剛果共和國的大部分地區，人民正在受到那些接受比利時人和其他外國分子津貼和指揮的非法暴徒的高壓與恐怖統治。

八四. 聯合國剛果和解委員會在其報告書[A/4711 and Add.1 and 2]第一一五段中報導稱：“剛果正面臨災難的邊緣……”。這份報告書最近已經分發，其中對剛果情勢所作的描述，完全證實了我剛纔所說的話。

八五. 在這種情形下，有些代表還在這裏頌揚哈瑪紹先生在剛果所得到的成果，並重申對於他的信心，憑這一件事就可以證明剛果情勢的演變真是符合了殖民主義者的意願。

⁷ 同上，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4387, S/4405 及 S/4426。

八六．比利時殖民主義侵略是今日剛果人民禍害的根源。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因為聯合國對於制止侵略，顯得無能為力，這樣纔使情勢顯得更複雜、更糟。只要仔細地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原因並非沒有能力，而是無意採取行動在精神與文字上去實施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所通過的各項決定。

八七．一般稱為聯合國剛果行動的這件事，可以很明顯的分為三個階段。

八八．在第一階段，殖民主義者通過哈瑪紹先生和剛果聯合國司令部——司令部的人員，幾乎完全是從北約國家徵聘來的——利用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破壞以魯孟巴為首的合法中央政府，阻止它行使職權。

八九．聯合國司令部拒絕剛果共和國合法中央政府的總理使用無線電臺，並阻止他使用剛果的飛機場；可是它卻絲毫沒有阻止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和其他人士為增強他們的代理人的地位而使用飛機場和港口，以致軍火和軍事人員不斷的進入剛果。

九〇．當哈瑪紹先生第一次訪問剛果的時候，他避免與魯孟巴發生任何接觸，可是卻去到卡坦加與分裂分子宗貝直接接洽。剛果共和國合法中央政府總理魯孟巴當時曾經寫信給哈瑪紹先生，他在信中說：

“...閣下的行動好像是我國政府並不存在，但是這個政府是合法權力的寄託之處，並且祇有它有資格與聯合國接洽。

“閣下直至現在為止的行動方式祇是遲滯共和國秩序的恢復，尤其是在卡坦加省內，但是安全理事會早已鄭重宣佈聯合國干涉的目的是完全恢復剛果共和國的秩序...而且，閣下最近與宗貝的談話，對他所提供的保證，以及他最近對報界所發表的聲明，都充分證明閣下本人已參加卡坦加叛變政府與共和國合法政府之間的衝突，閣下已置身於此項衝突之中，並利用聯合國軍去影響其結果。

“本人簡直不能了解，閣下竟然祇派遣瑞典及愛爾蘭軍隊至卡坦加，有計劃地排斥非洲國家的軍隊，縱然一部分非洲軍隊是首先在雷堡市登陸的。在這件事情中，閣下的行動是在縱容卡坦加叛變政府，並受比利時政府的煽動。”⁸

這種對於哈瑪紹在剛果悲劇中所任角色的譴責，在魯孟巴已經死去的今天聽來，真是餘音不絕，顯得更有份量。

九一．第二階段是從比利時代理人莫布土奪取政權的時候開始的；接着就是合法政府的總理魯孟巴的被捕、議會的閉會，以及全國性的恐怖統治與無政府狀態的開始。

九二．正如迦納共和國的傑出總統在他一九六一年三月七日所作的聲明〔第九六一次全體會議〕中指出，經由哈瑪紹先生的斡旋，莫布土所屬的恐怖棍徒們在此以後就一直從聯合國剛果行動的經費中領取餉銀。

九三．聯合國剛果行動雖然在某一階段積極阻撓合法中央政府組織並加強全國的防禦，抵抗比利時侵略者，但在第二階段卻改變作風，只是打着官腔寫公文辦外交。哈瑪紹先生和剛果聯合國司令部經常與殖民主義在雷堡市、卡坦加和南卡塞的代理人舉行會談。當這些會談還在進行的時候，柏屈斯·魯孟巴、約瑟·烏基多、馬利斯·姆波魯、斐南和其他的剛果愛國志士們就由雷堡市的比利時劊子手移送送到卡坦加和南卡塞的比利時劊子手的手中。

九四．運送剛果愛國志士前往他們的遇害地點的飛機是從聯合國軍隊管制下的飛機場起飛的，也就是聯合國司令部曾經阻止魯孟巴總理使用的那些飛機場。哈瑪紹先生和聯合國剛果司令部並沒有拒絕這些劊子手使用飛機場，可是卻拒絕受這些劊子手殺害的犧牲者使用這些機場。

九五．聯合國剛果行動的第三階段，是在全世界因為魯孟巴和其他為剛果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而鬪爭的英雄們慘遭殺害所激起的憤怒浪潮逐漸減退的時候開始的。在此一階段，殖民主義者企圖為比利時代理人在卡坦加、南卡塞和雷堡市所建立的政權取得合法承認。

九六．因為聯合國司令部對於這些罪行視若無睹，聯合國軍隊已經處於幾乎完全是屈服的地位，在使用飛機場和港口運送軍隊的給養方面，非順從分裂主義當局的意志行事不可。

九七．聯合國剛果司令部和哈瑪紹先生所委派的聯合國其他高級官員現在正在與分裂分子這一派進行會談，以便取得協議。但這些協議的目的卻並非旨在解決由於聯合國軍進駐剛果而引起的各項問題，而是

⁸ 同上，文件 S/4417/Add.7。

把分裂分子改裝成爲聯合國的伙伴，加強這些派系在剛果人民心目中的威權。

九八．聯合國軍所採取的絕無僅有的一次軍事行動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對季任加政府管制下的區域實行封鎖；而季任加政府卻是以前以魯孟巴爲首的合法中央政府的唯一合法繼承者。

九九．殖民主義者在得到哈瑪紹先生和聯合國剛果司令部的幫助，造成了目前情勢以後，現在主張應該把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實際情勢作爲解決剛果問題的起點——換句話說，剛果國家領土統一完整被摧毀這件事應該加以確認，而殖民主義在剛果的勢力應予恢復。

一〇〇．成立一個分權的聯盟以替代一個獨立單一的國家，這種概念並不是產生於塔那那利佛。這是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的意見。他們因爲反對剛果人民的偉大領袖魯孟巴所領導下的民族統一運動，纔提出這樣的一個聯盟概念。

一〇一．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比利時國家元首在其無線電廣播中曾說：“依照他們在地理上、文化上和種族上的特點，以及他們經濟發展的情形，在相當程度上把權力分散就可能使各不同地區的發展加快並多元化。”同日比利時政府又重複了此項主張，它向比利時國會宣稱：

“剛果的面積和它發展的過程都指明應該選擇分權制度，這樣，行政人員就可以與管區人民比較接近，而選民也可以與被選的人比較接近。”若干代表團在這裏也已經提出了相同的理論。

一〇二．在布魯塞爾圓桌會議⁹召開前幾天，比利時國家元首提出了聯邦的主張，可是，會議的結果卻不顧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和他的代理人的反對，成立了一個單一的剛果國家。

一〇三．有些代表爲了替所謂塔那那利佛的決定辯護，竟然認爲聯合國大會不應該把剛果共和國的領土統一，認爲是不容改變的，我國代表團對於這種言論很不以爲然。

一〇四．只有剛果人民纔能對剛果的政府形式、政治結構以及理所當然的剛果的領土完整，作成決定。我敢說我從來不知道歷史上有什麼先例，顯示一個自行作主的人民會自願犧牲自己國家的統一與領土

完整。照我的意見，這就可以說明那些在塔那那利佛作成這種決定的人士，到底是一些何等樣的人。

一〇五．塔那那利佛會議及其決定的真正性質，更可從比利時外交部長的口中知道，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他說到這次會議時曾說：

“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因爲這次會議的目標是與我們長時期以來所推行的政策相符合的。”¹⁰

一〇六．就憑這一項聲明，便應該使會議提高警惕；這個會議的多數會員國許多年來都遭受過殖民統治。試問大會能不能設想這樣一個歡樂昇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壓迫者推行一種政策，幫助被壓迫人民消除殖民剝削，或鞏固他們幾經艱辛纔得來的獨立！假如我們對於這種顛倒歷史的說法真的會相信，那末不多幾個月以前聯合國大會（在少數幾國非常觸目的棄權的情形下）所通過的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之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又會有多大價值？

一〇七．在該宣言中，聯合國大會不但宣佈“有迅速無條件終止各種形式之殖民主義之必要”，譴責殖民主義，認之爲違反聯合國憲章與世界和平與國際合作之目的，並且宣佈“凡以局部破壞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爲目的之企圖，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不相容”。

一〇八．聯合國剛果行動各階段的先後次序所根據的邏輯，與從這個講臺上所提出的若干論點，與由秘書處所分發的若干文件所遵循的邏輯，有古怪的相似之處。這種情況使我們相信，從其發展經過的分析所看出來的聯合國剛果行動的步驟，無非就是事先由殖民主義者所詳細規劃的計劃的各階段，而這種計劃，不過是由哈瑪紹先生、聯合國司令部以及其他在剛果爭權奪利的殖民主義代理人來執行，以對付季任加先生領導下的合法中央政府的。

一〇九．尤有進者，正當若干方面和若干政府建議以剛果分裂爲解決問題的辦法時，有人卻企圖爲全世界所一致公認爲卑鄙怯弱的謀殺罪犯的那些人洗刷罪名，並重新樹立起他們在人民中的威望。所以，在幾天以前的紐約先鋒論壇報上，就有如下的記載：

“莫布士可說是嚴肅、勤勞、英明的，他決不是土匪，正如同達亞爾自己不是土匪一樣……”

⁹ 會議於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日舉行。

¹⁰ 聲明載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晚報(Le Soir)。

關於把魯孟巴交到劊子手手中的那些人，該報又稱：

“雷堡市自卡沙扶布總統以下的領導人物，與他們〔即其他非洲領袖〕之中最出色的一些人相較，也是毫無遜色。即使華盛頓、漢密爾頓、傑弗遜和林肯聯合起來去應付剛果政府所面臨的混亂情勢，他們也會感到非常棘手，而在許多方面，卡沙扶布政權居然沒有倒下去，這纔是奇蹟。”

對於這種爲罪行、恐怖和無政府狀態辯護的話，我不願再置一詞。可是，我真的感覺到那些製造剛果悲劇的人已經是一不做二不休，不顧死活的在那裏亂搞了。

一一〇．剛果危機到了目前階段，需要堅決的步驟。

一一一．大會必須譴責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對剛果的侵略，重新申明其以前所作的決定，就是比利時和其他殖民國家所屬的軍事和准軍事人員必須於短時期內撤出剛果。假如比利時在規定期限之內沒有遵行此項決定，安全理事會就應該實施憲章所規定的制裁。

一一二．聯合國軍應該與唯一合法的剛果政府就是以季任加爲首的政府合作，採取堅決行動，逮捕所有對魯孟巴和其他剛果愛國志士的遇害應負責任的人，解除宗貝、莫布土、卡隆其和其他一些人所統轄的恐怖棍徒的武裝，以便爲重建民主制度，恢復剛果的正常政治生活，創造必要條件。

一一三．一切關於剛果政府的形式與組織，以及一切屬於國會管轄的其他政治問題，都應該由在可以自由享有憲法權利的情況下所召開的剛果議會來決定。

一一四．過去九個月的經驗，以及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所通過的許多決議案，都顯示必須規定一個時限去執行爲恢復剛果共和國的法治與秩序所需的各種措施的方案。這種時限也許可以合理的規定爲一個月。時間屆滿以後，聯合國軍隊就應該撤退。

一一五．因爲剛果問題而連帶提到了哈瑪紹先生的責任問題，以及秘書處的改組問題，我們並不是意在把冷戰帶進這場辯論；我們不過是考查事實，並依據過去經驗，而得出了合乎邏輯的結論。

一一六．大會絕大多數的會員國遲早會了解，只要一天把決定的實施託付於一個單純團體的代表們，特別是北約國家的代表們——關於北約國家，最低限度人們可以說，所有的殖民國家無一不是包括在內——聯合國就一天無法履行它的憲章義務。

一一七．哈瑪紹先生爲了殖民國家的利益而指揮剛果行動，我國政府認爲他是應該負責的。羅馬尼亞政府曾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致送安全理事會的電報中要求理事會“責備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瑪紹失職，甘供殖民主義國家及其支持者利用，應即（將其）撤職，以免再有違反聯合國憲章之原則，損害榮譽與人類尊嚴之舉動”。¹¹

一一八．爲了這些理由，我國政府已經決定不再承認哈瑪紹先生的任何職位。我們將繼續堅持把他永遠撤職，並把秘書處改組，因爲我們深切相信除非聯合國停止成爲一個單獨的強國或一羣國家的政治工具，它就不配取得全世界人民在它草創期間所寄託於它的信心。

一一九．我們坦白承認，我們的批評是嚴峻的，不能妥協的。可是，對於現有事態批評指責，以及對哈瑪紹先生和聯合國剛果司令部的行動表示不滿的國家，已經迅速地日益加多。出兵參加剛果聯合國軍的八個國家的政府——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幾內亞、印度尼西亞、南斯拉夫、錫蘭、馬利及蘇丹——都已經決定撤回它們的部隊，人數幾達七千名。這就是各方對於哈瑪紹先生和聯合國司令部的行動表示不滿與不信任的强有力的證據。

一二〇．各國元首以及各國政府的首長對於哈瑪紹先生和剛果聯合國司令部的行動所作的批評指責，早已長篇累牘的積成厚厚的一大堆。除了這種嚴峻程度不同的批評以外，剛果聯合國行動在政治上的混亂局面還因爲大多數國家拒絕對哈瑪紹先生在剛果的非法活動攤付經費，而更加趨於複雜——此種情勢使本組織有陷於變相破產的危險。

一二一．若干國家正在勸使哈瑪紹先生不顧他所引起的會員國家對他的批評與不信任，而採取一個偏袒殖民主義的立場，它們所作的這種企圖只能給聯合國帶來最嚴重而不幸的後果。那些對現在很配合殖民國家胃口的情勢出頭辯護的人，正在混淆視聽，說秘書處的改組會使聯合國陷於癱瘓狀態。他們說這樣的改革特別會使中小國家喪失聯合國所給予他們的安全感。當前的情勢是，本組織一面倒的行政機構已經被用來作爲摧毀剛果共和國獨立統一的主要武器，並使魯孟巴和其他剛果愛國志士慘遭殺害，在這種情勢下來說這樣的話，聽起來是多麼的空洞。

¹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19。

一二二．事實上，現在聯合國正陷於癱瘓狀態，不能執行憲章所規定的職務，保衛人民，使他們免受侵略；而各會員國也沒有任何保證，可以確信本組織的決定會經由其行政當局，在精神和文字上見諸實施。

一二三．舉例來說，讓我們看一看為調查魯孟巴和其他剛果愛國志士慘遭殺害而組織起來的委員會。我們知道該委員會將從對這些罪行負有道義責任的一些人的手中接受訓令，而後又把這些訓令送交實際上犯有這些罪行的一些人去採取行動，試問在這樣的情形下，調查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一二四．在今日世界所存在的三羣國家都享有平等代表權的基礎上改組秘書處，就可以向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提供保證，使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能夠公正不偏的付諸實施，無害於任何國家的利益。

一二五．很明顯的，剛果危機是與聯合國的危機息息相關的，因為剛果危機與哈瑪紹先生和聯合國剛果司令部所起的消極作用已經使人們清楚看出聯合國決不能再繼續維持這種偏向一邊的局面。

一二六．當世界人民肩負起當前急迫的歷史任務，設法消除殖民主義的最後殘餘的時候，任由聯合國的行政部門讓一小羣在基本上反對消除殖民主義，而且不惜任何手段企圖延長這個舉世痛恨的制度之存在的國家來操縱指揮，這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事。

一二七．聯合國早一天改組秘書處，脫出這一次危機，就早一天能夠擺脫目前這種不能依照憲章採取行動，保衛人民享有和平、自由與國家獨立等權利的處境。

一二八．Mr. AMADEO (阿根廷)：主席，請允許我在開始發言以前，先追隨其他各國代表團對我們的卓越的古巴同事 Bisbé 大使，表示悼念之意。

一二九．自從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向聯合國呼籲請求對這個新成立的國家給予援助的時候起，到現在已經快有九個月了。自從上次我在討論剛果情勢的時候發言之後，已經有一件轟動全世界的事情發生了，就是魯孟巴先生的遇害。我們願意代表阿根廷政府與人民，表示對這次罪行的憤怒，因此，我們也要重申當魯孟巴先生被害的消息傳抵紐約的時候，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所已經說過的話。

一三〇．今天，我們不得不表示遺憾的是，由於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理事會沒有能夠通過阿根廷

連同義大利、美國和聯合王國各代表團所提出的一件決議草案，該草案的目的在於保護政治犯的基本權利，並使國際紅十字會能夠探訪他們。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假如這件決議案不是因為政治理由而被拒絕，那末魯孟巴先生和剛果的許多其他居民，也許不會因為沒有足夠的保護而遭到這樣悲慘的下場。

一三一．很不幸的，魯孟巴先生和他的戰友的被害，並不是在剛果使我們感到悲痛的唯一暴亂事件。最近還發生過其他令人遺憾的事件，使我們再也不能保持緘默。我們願意特別提到在東方省所發生的謀殺與暴行，這些暴亂事件的被害人都是教士、修女和手無寸鐵的平民。自從這些事件發生以來，情勢又經過了若干演變，使問題的解決至少已經有一線希望。

一三二．我們首先要提到和解委員會的報告書 [A/4711]。這份報告書是穩健的，內容充實而又客觀，其中結論的大部分，在我們看來，都是很合理的。委員會認為權力的基礎應該擴大，盡可能使所有的政治派系都能夠參加一個在剛果成立的全國統一政府，我們對於此種見解很是同意。我們也同意軍隊應該與政治爭論隔絕，並應適當的加以改組。我們也同意：“只有聯邦式的政府纔能保持剛果國家的民族統一與領土完整” [A/4711, 第一三四段]。我們更同意：“除非一切方式的外國干涉都予制止，否則就不可能達成和解” [同上, 第一四〇段]。

一三三．和解委員會關於剛果內政的政治與憲政方面所作的各項建議無論如何合理，除非它們為剛果人民自己，特別是該國今天擁有實際權位的那些人所接受，否則就只能算是表示希望而已。因此，我國代表團堅決反對聯合國對國內政治事務的任何干涉，並認為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正文第四段¹²規定禁止我們干涉憲政與其他方面的衝突，仍然全部有效。同樣的，我們相信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正文部份¹³ 籲請召開國會及改組剛果軍隊，必須解釋為是一種勸告——只不過是一種勸告而已。

一三四．可是，依據憲章規定，聯合國雖然決不能採取任何牽涉到國內管轄行為的實體措施，它可以、也必須鼓勵實施有如理事會決議案及和解委員會報告

¹² 同上，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4426。

¹³ 同上，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41。

書中所載的那一類方案。聯合國在剛果所處的特殊地位使它成爲剛果當局的當然顧問，因此它也就必須擔負起重要的責任。

一三五。假如我們的決議案中所規定的方案能够被接受，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聯合國與其當地代表能够贏取信心。我們承認，這個信心的問題多少是主觀的，關於如何纔能贏取信心，很難立下規則。不管有沒有理由，今天的剛果對於聯合國大公無私地執行其任務，多少是缺乏信心的。各種指責與批評都有人提出來。對於這些指責與批評，我們不能單是說他們有偏見或惡意，就置而不問，相反的，正應該促使秘書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更動任何當地人員，以重新建立對於本組織的不可或缺的信心。

一三六。我們相信目前在剛果內部，有一個自發的運動，目的在找求一個特有的剛果辦法，來解決該國所面臨的各項問題。因此，我們認爲，即使我們相信在有些方面，他們的辦法是錯誤的，我們的責任也在於鼓勵這些努力，當然絕不能去阻撓這些努力。

一三七。關於這一方面，我們願用一點時間提一提剛果領袖們最近在馬達加斯加所舉行的會議。在此次辯論中，有人曾經從非常不同的觀點提到了這次會議；此項事實至少證明了這次會議具有政治重要性。

一三八。有些人批評塔那那利佛會議所得到的成果，其中一項批評是說該會議進一步的使該國憲政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當然，把一個統一的國家改變成一個由幾個主權國家集合成的聯盟，這種變化的本身就構成走向分解的第一步。可是，爲了對塔那那利佛的各項決議案能够有客觀的判斷，我們決不能純粹從理論上的假定爲出發點，就是認爲今天的剛果共和國是一個統一國家，具有正常執行職權，並且受到普遍尊重的法律機構。事實上，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剛果是一個擁有五個、六個或甚至更多的權力中心的一個國家，在這些權力中心之間沒有絲毫唇齒相依的關係。在此種情況之下，在馬達加斯加所取得的成果至少也可說是代表一種相忍爲國的努力，而並不是促成解體的一種刺激。

一三九。當然，我們同意聯盟這個觀念並不是盡善盡美，因爲在理論上，它意味着有幾個國家的存在，而不是一個單一的國家。可是，除了我們無權干預剛果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方式這項事實以外，我們決不能認爲聯盟這個辦法就是一成不變的最後辦法。

我們認爲重要的事不在於強調這些缺點，我們相信這些缺點主要都是形式表現上的缺點；重要的事在於自從危機發生以來，這是第一次有一羣剛果領袖聚首一堂，磋商剛果人民的共同命運，並確認他們之間存在着一些相互團結的義務。

一四〇。我們承認，如果不是把在剛果擁有實力的一切政治派系，特別是以史坦利市爲根據地的這羣人士，都包括在內，那末任何努力都會功虧一簣，得不到成功。可是，我們相信，假如外來的干涉與“幕後操縱”的勢力能够被制止，那末已發生的情勢固然非常嚴重，可是召開這樣的一次會議仍不是絕無可能的。在我們看來，和解委員會報告書中載有幾點，也證實了這種樂觀的推論。我現在引證報告書的話：“委員會發現在隸屬於親魯孟巴和親卡沙扶布兩派的許多領袖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厭倦的情緒，以及一種願意與他們的對方達成協議，找求和平解決危機的辦法的真誠願望”[A/4711，第一一七段]。我們深信委員會這種心理上的深切評論也反映剛果絕大多數人士的心理狀態。

一四一。爲了促進此種和解的趨勢，我們認爲應該成立一個直接秉命於大會的——我重說一遍：直接秉命於大會、而不僅是由秘書處在行政上授予權限的——斡旋委員會，其目的在於促成各派系及其領袖間的諒解。在這一方面，我們完全同意烏拉圭代表前天[第九六八次會議]那一篇心平氣和的聲明中所表示的意見，那就是這一個委員會不應該僅以區域爲根據，硬性規定其成員的取舍。剛果問題影響本組織的整體，因此也影響所有的會員國，不因地理位置或種族而有差異。因此，所有會員國都應該被邀參加，來找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纔是正理。

一四二。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建議聯合國立即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於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在內，以制止內戰的發生；據我們的判斷，這件決議案非常重要，因爲它旨在強調聯合國把維持國際和平看得如何重要，也因爲它肯定了聯合國爲求保持國際和平，不惜運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可是，我們並不認爲它對於剛果行動的法律根據，有任何重要的改變。很明顯的，奉命執行維持法律與秩序的任務，自始就帶有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因爲要不然的話，奉派前往的就應該是技術人員與文職行政人員，而不是全副武裝的兵士了。但是，遣送士兵前去剛果的目

的，主要是使他們在場，武器只有在遇到攻擊或必需自衛的時候纔可使用。

一四三．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之決議案並不撤銷了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之決議案，兩者間也沒有衝突之處。在我們看來，一九六一年之決議案認可了聯合國軍隊能夠採取一切防止性之措施——但是不是攻擊性之措施——免使剛果人相互間發生武裝衝突。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以前，他們也顯然有權這樣做，可是此項權利現在已經更明白的被強調指出。假如在採取此類防止性措施——譬如佔領一個飛機場或其他措施——的時候，聯合國軍隊受到攻擊，那末理事會決議案就已經認可了他們有權使用武力。我國代表團對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之決議案作如此解釋，不僅因為此項解釋最符合於案文之字義，而且也因為我們相信這是使這件決議案與聯合國憲章，以及與對會員國家之主權適當尊重相調和的唯一解釋。

一四四．社會主義國家各代表團主張在一個月的期間內結束整個剛果行動。羅馬尼亞代表團纔就重又提出了這一點。其他代表團雖然沒有這樣激烈，也認為軍隊應該逐漸撤退，以便創造一種有利於和平的氣氛。關於第一種立場，我們必須堅決加以拒絕，因為這等於是使剛果陷於無政府狀態，任由外國進行干涉。至於逐漸撤退軍隊，只要撤退是在全國和解能有真正的進展以後，而不是以前，我們認為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適當的措施。只要反對陣營的領袖們一旦達成某些基本協議，逐漸撤退軍隊這個行動本身對於恢復信心必然會有有利的影響。在另一方面，假如軍隊在時機沒有成熟以前就先行撤退，那可能會弄巧成拙，甚至會有必要遣送較前此更多的軍隊前去剛果。

一四五．和解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有一段似乎故意說得特別鄭重其事，據稱應該呼籲所有國家不採取任何態度使剛果爭議各方增加敵視。

一四六．在我們看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為什麼在過去九個月中要為剛果而操心呢？因為剛果有內爭？因為有發生內戰的危險？都不是，聯合國為剛果而操心是因為外國干涉，或有外國干涉的危險，也因為這種干涉引起了對國際和平的威脅。不然的話，我們對於在剛果發生的事情，就沒有任何理由被牽連進去。

一四七．我坦白承認，我提到這樣明顯的事實，連自己也感到內心慚愧，可是，我必須這樣做，因為

某些方面竟然時常連這些事實都忘記了。有人曾不止一次要求我們把某種政權強加於剛果，好像剛果是一個聯合國的殖民地。我們先前曾經有一次就這個同一個問題對那些干涉主義者的請求作了答覆，並引用了一個古老的西班牙成語，那就是聯合國不應該在剛果廢立君王，我們必須繼續遵守此種政策。不幸的事實是，某些方面並不在勸告我們——聯合國——採行這種廢立君王的政策，而是由他們自己直接去執行此種政策。他們執行此種政策，憑着主觀的好惡，對某些政府加以承認或不予承認；他們執行此種政策，對他們所扶植的派系輸出各式各樣的武器——戰爭武器與宣傳武器。

一四八．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很坦白地說一說。對剛果實施干涉主義政策的，並不僅來自非洲大陸以外，而且也來自非洲大陸內部。我們深切的景仰，並且也——我們必須承認——欽慕這種情感上的團結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成為今日整個非洲大陸的原動力。我們認識到這種因素——也許是最積極的因素——足以確保未來非洲的繁榮與富強。可是常言道有利必有弊，這種非洲團結運動的弊害，就在於演變成一種不受控制的衝動力量——雖然在多數情形下都是出於善意的——對其他國家的事務進行干涉，理由是他們屬於同一種族或處於同一地理區域。因此，我們相信對剛果“不干涉”的政策應該適用於全體。當然，它首先應該適用於以前的母國。它當然也該適用於世界各強國；可是它也應該適用於與發生危機的國家相毗鄰的那些國家——那些理應對他們的兄弟的災難比較別人更為關心，可是卻不應該對他們的苦難兄弟採取一種訓導態度的國家。

一四九．我們在其他場合已經指出過，我們對於剛果政治問題的注意，遠較對於絕大多數人民的艱苦的生活狀況的注意為深切。這也許是很可了解的，可是，我們感到我們應辦事務的優先次序，應該略作修正。去年下半年秘書長提出一份報告書，其中載稱，在有些地區因饑餓而死的每天有數百人。和解委員會也證實了此種情況，並且告訴我們說：“剛果正面臨災難的邊緣”[A/4711，第一一五段]。此種情勢不但未見改善，而且繼續惡化，最近關於聯合國行動的第九次報告書又載稱：“剛果在財政與經濟兩方面都急劇的陷於崩潰狀態”。

一五〇．依我們的判斷，此種情勢應該比剛果領袖之間的爭議，或根本法是否仍然有效的問題，更值

得我們操心。我們應該採取緊急措施，保證當我們從容不迫的討論剛果的憲政問題和其政治前途的時候，這些人民——爲了他們，我們已經擔負起重大的責任——不會因饑餓而死。

一五一．因此，我們希望儘速實行一個大規模的援助計劃，在自動捐助的基礎上，由各國通過聯合國出錢出力，共襄義舉。迅速實行這樣的一個計劃，可以有兩種利益：減輕人民在物質上的苦難，而某些國家也無須再片面行動，把大批的本國籍的技術人員安插在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務機關裏面。

一五二．我們剛纔就情勢所作的檢討，使我們能夠簡略的向大會提出我們的結論。我們並不刻板地認爲只有自己提出的原則是盡善盡美的，只是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意見，幫助此次辯論能夠得到一些積極的成果。

一五三．我們要重申，我們對於在剛果領土上所發生的一切罪行與暴行，不管負其責者是那些人士或那些政治派系，我們都感到痛心疾首。我們也希望這些犯罪行爲會受到適當的懲處。

一五四．我們大體上都同意和解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載的各項結論。我們希望聯合國能保證把報告書中向會員國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的那一部分加以實施，在剛果人民一方面，也希望他們能夠在行使他們的不可剝奪的主權、決定如何恢復剛果秩序與繁榮的方法的時候，能夠顧到報告書中的意見。

一五五．我們認爲塔那那利佛會議是克服目前無政府狀態的努力，所以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我們也希望與會的人士在採取未來行動時，能夠記住剛果的領土完整是非洲大陸和平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保證。

一五六．我們贊成成立一個斡旋委員會，由大會直接委派人選，以促進剛果各派系間的和諧，並且在充分尊重剛果主權的前提下，勸勉各方接受和解委員會的各項建議。我們相信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人選，應該基於一視同仁的精神。

一五七．我們認爲對於聯合國行動能否成功，關係最重大的一點是派往剛果的本組織人員應該從幹練有爲、公正無私、在行爲上能夠贏取剛果朝野上下的信心的那些人中去遴選。

一五八．我們認爲聯合國軍隊是以督察的身份繼續留駐剛果，他們執行制止內戰的任務，只有在遇到攻擊而自衛的時候，纔能夠採取軍事行動。

一五九．總而言之，我們肯定外國不進行干涉是解決剛果問題的關鍵與出發點。我們認爲不干涉的義務應該適用於全體：適用於以前的母國、各大強國，並且在不影響他們與剛果人民的精神團結的前提下，也適用於非洲的其他國家。

一六〇．根據我剛纔所作的這些結論，我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任何在本質上符合於這些原則的決議草案。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支持任何把解決內部政治事務的辦法強加於剛果人民的行動，我們也不能贊成在現階段採取任何我們認爲不合理的國際制裁。我們重新申明我們願意忠實參加以聯合國駐在剛果爲標記的這次國際爲保衛和平而合作的偉大努力。我們也希望隨着剛果本身能夠儘速以自己的努力擔負起保衛國家獨立的責任，聯合國的駐在也會很快的成爲不復必要。

一六一．**Mr. KISELEV**（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先我要代表白俄羅斯政府與代表團爲我們的同人、古巴共和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Manuel Bisbé** 先生的不幸辭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並向古巴政府與代表團以及 **Bisbé** 先生的家屬表達由衷的同情。許多古巴人民的兒女爲自由而捐軀，畢斯貝先生在他有生之年，也一直爲自由而作戰，他們長久以來所期待的自由最後終於來到了古巴。我們堅決相信，雖然古巴的敵人用盡心機，古巴人爲爭取自由獨立與社會公義而作的鬪爭必將勝利。

一六二．大會又一次在討論剛果共和國情勢的問題，這是一個全世界人民所深切關懷的問題。三個月以前，在大會全體會議爲這個問題展開劇烈辯論的時候，有些講話的人很正當的爲在這個年青的非洲國家所發生的無可忍受的情勢表示了他們的關懷與憂慮。大多數代表團，包括白俄羅斯代表團在內，都曾經爲找求根本改變剛果共和國的不正常情勢而作過努力，它們主張採取一些最低限度的緊急措施，包括有：立即從監獄中釋放總理柏屈斯·魯孟巴和其他剛果領袖，從剛果撤退所有比利時人員，解除莫布土和宗貝所屬棍徒們的武裝，以及恢復共和國合法政府和議會的職權。可是，這些主張絲毫沒有能實現。

一六三．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宗貝、莫布土、卡沙扶布和卡隆其害怕在剛果迅速高漲的愛國勢力，在聯合國機構知情與慫恿之下，實行殺害剛果最優秀的政治與國家領袖。他們狠毒的殺害了剛果民族英雄、剛果合法政府的首長柏屈斯·魯孟巴與他的

戰友烏基多、姆波魯、斐南、侖巴拉、法他基、恩如齊(Nzuzi)、羊加拉(Yangara)、艾侖亦沙(Elengesa)和許多其他人士。殖民主義者和他們在剛果的走狗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人民又一次看到了帝國主義野獸張牙舞爪的吃人面目。

一六四。在這次辯論時先我而發言的各位先生說得很對，他們說剛果共和國的情勢在過去三箇月中已經又進一步的惡化，已經演變成無可容忍而且又極端危險。剛果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點上了引火線的火藥筒。

一六五。我國代表團已經閱讀過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聯合國剛果和解委員會所發佈的報告書。這份報告書使人得到的印象是，委員會只成了一個屏障，幫助殖民主義者爭取時間，並殺害了魯孟巴總理。聯合國和解委員會甚至並沒有設法與合法的總理魯孟巴會面。它在建立剛果和平、鞏固國家獨立與制止殖民主義者與他們的走狗在剛果所作的無法無天的行爲這些方面，都沒有作出真正的貢獻而產生效果。與此同時，在委員會報告書的英文本第四十七頁上載有意見，認爲“在目前情況之下，唯有一個聯盟式的政府纔能保持剛果國家的民族統一與領土完整”[A/4711，第一三四段]。這就是委員會所得到的結論。

一六六。委員會建議“剛果的政治領袖們……在一個中立地區召開一次高峯會議”[A/4711，第一三六段]。這些建議恰巧與剛果的傀儡們的計劃相符合，他們在塔那那利佛召開了惡名昭彰的“會議”，並宣佈成立一個剛果“聯盟”。建立這樣一個“聯盟”是殖民主義者的一系列的典型手法的一環，目的在使剛果永遠分裂，通過“分而治之”——一個陳舊而又熟悉的口號——的政策，繼續維持殖民統治。誰都知道會議的召開是出於宗貝的主動，出席的有殖民主義的走狗卡沙扶布、伊利烏、卡隆其和其他傀儡們。以安東央·季任加爲首的剛果合法政府拒絕參加會議。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季任加所發表的聲明很正確的指出，“目前在塔那那利佛舉行的，由宗貝、伊利烏及卡沙扶布等叛徒與傀儡爲解決剛果危機所召開的剛果‘領袖’會議，是剛果人民自由的敵人們所故意召開的”。

一六七。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二日傀儡們的會議爲了他們主子的利益，通過一項決議，建立起一個“聯盟”，聯盟的最高機構是“國務會議”，其成員爲卡沙扶布和剛果各“州”的首長。建立一個“聯盟”的目的，就是要使剛果共和國永久處於分裂狀態。

一六八。在塔那那利佛開會的傀儡們，向季任加和剛果所有擁護中央政府、保衛國家主權和統一的愛國勢力下了“最後通牒”。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二日卡沙扶布以這些殖民主義者的走狗們的名義宣稱，假如季任加不接受塔那那利佛會議的決定，他將被視爲“非法”，並且明說假如如此，就要向剛果的合法政府使用“武力”。塔那那利佛的決定在西方受到了喝采，其原因不難了解。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紐約先鋒論壇報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說：“塔那那利佛會議的經過良好。它提供了使剛果成爲一個自立國家的最好的、也可說是唯一的希望”。

一六九。這些分裂剛果的計劃也受到美國政府的讚揚。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國務院的一位發言人說：“塔那那利佛會議看來是剛果人爲解決顯然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就是剛果政府的性質的問題，所作的一種重大努力”。¹⁴ 可是，照我們的意見，這個胎死腹中的“聯盟”早就注定了要失敗。

一七〇。傀儡們和爲他們在背後撐腰的殖民主義者們忽視了一項事實，就是剛果是一個具有單一的合法政府——以季任加先生爲首的政府——的一個單一的國家，這個政府受到剛果人民的擁護，並且受到整個擾攘中的非洲，以及所有愛好自由人民的贊助。剛果人民知道，把國家分割爲一個“聯盟”的組成部份，就等於是終止獨立，使殖民統治當局捲土重來；他們無疑將打擊並粉碎殖民主義者的罪惡企圖。關於這一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

一七一。卡沙扶布在支解剛果的有生軀體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特別顯得不倫不類。白俄羅斯代表團與許多其他代表團一樣，堅決拒絕接受派駐聯合國的所謂卡沙扶布代表團的全權證書。事情的演變已經證明我們是完全正確的。白俄羅斯代表團全心全意的擁護迦納共和國總統恩克魯魯先生的提議，那就是由於卡沙扶布自己贊助建立“聯盟”的行爲，已經不再是剛果共和國的總統，他沒有派遣代表團來到聯合國的任何權利。

一七二。從最近局勢的演變來看，殖民主義者所以不能達到他們在剛果的目的，其主要障礙就是以季任加爲首的合法政府。因此，接二連三的詆毀該政府的企圖，也就不足爲怪了。金錢收買、欺騙、恫嚇，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目標還是一樣：廢除剛果的合法政府，一勞永逸的使剛果重新回到舊的殖民制度的

¹⁴ 紐約時報，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老路。這些計劃需要時間，也需要裝置一個新的門面。似此情形，應該把第一個委員會的教訓視爲是一種警告。聯合國必須堅決行動，不能再遲疑。唯有如此纔能擊敗殖民主義者的陰謀。

一七三．我們對於若干非洲國家代表的態度，感到驚異。他們在這個講臺上大聲疾呼地擁護聯合國在剛果的目標，可是他們的言語與其本國政府的具體行動卻實在難以調和。誰都看到比利時的傀儡宗貝在布拉薩市或塔那那利佛受到只有國家元首纔能享受的禮遇，所以很難相信以這些城市爲首都的兩國政府真誠願意幫助剛果人民。他們所作的一切保證，聽來都變得非常空洞而令人難以置信；在我們看來，在這些保證的後面有一種來自外國的聲音，這絕不可能是非洲人民的聲音。

一七四．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塞內加爾代表 *Doudou Thiam* 先生在這個講臺上宣稱——我曾經仔細地傾聽——剛果賣國賊們在塔那那利佛召開的會議對於在剛果建立一個現實的機構是一種積極貢獻，會議的目的不是分裂剛果，而是建立一個聯盟。可是，塞內加爾代表不問問他自己，這樣的一個聯盟到底給那些人帶來利益——對剛果人民有利呢，還是對殖民主義者有利。聯盟的計劃並不是在剛果倡議的，它的實施必然會使剛果分裂爲某些西方殖民國家各式各樣的壟斷資本的勢力圈子，這本來就不是什麼秘密。誰都會明白這個道理。似此情形，如果歡迎在剛果成立一個聯盟，就只能等於是歡迎殖民政權在剛果繼續維持下去。

一七五．這使我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誰是應該對在剛果犯下的滔天罪行負真正責任的罪魁？把殖民主義的鎖鍊強加於剛果，以便殺雞儆猴，作爲對其他新興的非洲國家的一個教訓，恫嚇它們，使它們喪失爲真正自由與獨立而鬪爭的意志的，又是些什麼樣的人？

一七六．依照白俄羅斯代表團的意見，真正應該對剛果的悲慘情勢負責的人是國際壟斷資本與比利時殖民主義者；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得到其北約盟國，也就是美國、聯合王國與法蘭西的全力支持。我們所看到的，正是國際殖民主義者針對剛果的陰謀，而這種陰謀也威脅着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一七七．全世界人民爲了達格·哈瑪紹先生的行爲而感到無比憤怒。哈瑪紹蓄意與蠻橫的殖民主義者

及其在剛果的走狗們直接同謀，給聯合國帶來了恥辱，並爲其聲望造成了無可補償的損害。他身爲聯合國秘書長，卻直接幫助造成了剛果那種充滿了對和平有嚴重危險的局勢。

一七八．聯合國的任務，原來是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促進全人類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促進殖民地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進展，可是卻反其道而鼓勵殖民主義者對剛果共和國進行侵略，並企圖使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們在剛果所犯的無法無天的行爲成爲合法。

一七九．聯合國只是在名義上是一個國際機構，而實際上卻照着殖民國家中一個狹小圈子中的人的意志行事；對於這種情勢，我不相信我們可以無限期的忍受下去。

一八〇．與本會堂的其他代表們一起，我屏息靜氣地傾聽了迦納總統恩克魯馬先生引人入勝的講話，他說自從魯孟巴遇害以來，聯合國在道義上的聲望已經江河日下，而世界大戰的危險卻嚴重的增加了。可敬的迦納總統在這裏說，“聯合國司令部還從聯合國的款項中撥出比國法郎兩億五千萬給叛軍發餉”〔第九六一次全體會議〕。換句話說，聯合國不但沒有鎮壓莫布土的叛變，而且還在實際上資助此種叛變。聯合國駐剛果的司令部甚至更進一步，把國家財政的控制權完全交予莫布土，使他能招兵買馬雇用幫手，逮捕並羞辱剛果人民的政治領袖。我自己認識一位聯合國專家翁勃立希特 (*Umbricht*) 博士，他奉哈瑪紹先生之命去到剛果幫助魯孟巴政府改組財政，可是，卻把剛果中央銀行的全部資產任由莫布土支配。

一八一．聯合國竟然會走到如此可恥的地步，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本組織的領導方面實際上在把會員國交付的會費資助並津貼了莫布土、宗貝和卡隆其之流的叛變集團；這個集團是反對以安東央·季任加先生爲首，而且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的剛果政府的。這樣的情勢不能任其發展。聯合國絕不能任由殖民主義者犯下新的罪行而仍然逍遙法外，或讓他們以爲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它絕不能慫恿在國際關係上創立下肆無忌憚、胡作妄爲的先例，或是對違反它自己的決定與它自己的憲章的行爲，給予鼓勵。假使如此，那末危險的程度將不僅威脅到新獨立的剛果共和國，而且也會影響到其他新獨立，或現在仍在殖民統治下奮勇鬪爭的那些國家。

一八二．殖民主義者用盡心計阻撓並制止勇往直前爲廢除可恥的殖民制度而進行的鬭爭。他們步調一致。如果不是有比利時的夥伴在殖民掠奪方面的資助，比利時對剛果的侵略就根本沒有可能。赫魯曉夫先生在他給尼赫魯先生的信中強調說：“比利時的剛果政策並不僅僅是比利時的政策，也是那些參與諸如北大公約、中央公約及東南亞公約之類集團的國家的政策”。

一八三．殖民主義者對剛果特別感到有興趣，首先是因爲剛果有豐富的礦藏，同時也因爲美國、聯合王國、法蘭西、西德及比利時的主要壟斷企業一心要想繼續利用這些礦藏來發財。殖民主義者一旦鞏固了他們在剛果的地位，就可以把他們唯利是圖的觸角伸入所有其他的非洲國家。這樣的情勢已經在發展中。

一八四．比利時在剛果八十年來的殖民統治的結果，使當地人口減少了一半，還有周期性的大量失業和遍地文盲。如所周知，比利時人經由私人在剛果的投資，每年收入八億美元，其中只有大約五千萬美元回到他們所掠奪的人民的家中。比利時殖民主義投資的大部分都集中於天然資源豐富的卡坦加省。這就說明了爲什麼比利時人用盡心計要在該省建立宗貝的分裂政權。

一八五．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比利時代表戴梅倫(de Melen)先生在本會堂講話，熱烈的爲比利時在剛果的殖民地位辯護。他力言比利時曾自動的准許剛果獨立〔第九六五次全體會議〕——可是，誰都知道剛果的獨立是經過剛果人民多少年來對比利時殖民主義者流血鬭爭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比利時人自動獻出來的一件“禮物”。

一八六．請讓我舉出一些事實來說明比利時政府目前的立場。舊時的主子，也就是比利時殖民主義的商人和官員，現在正回到卡坦加和一些其他的剛果省份去。剛果境內的比利時人總數已經超過四〇,〇〇〇人。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七日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卜德(Porter)先生自卡坦加報稱，該省“仍然很像一個白種人的殖民地。在每一個非洲籍的內閣部長後面有一名比利時的行政官員主其事。陸軍參謀本部的人員有百分之九十都是白種人”。宗貝政府僱用了一千三百名比利時人，而四百名比利時人構成憲兵隊的骨幹。

一八七．不幸的，“聯合國司令部”在剛果的代表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事實，也沒有注意到進入雷堡市的比利時人人數日益加多；據美國報紙的報導，他們已

經超過四,〇〇〇人。事實上，聯合國官員甚至往往承認說，在許多行政和商業部門，比利時人是無可替換的。

一八八．我們知道，在叛賣祖國的分裂主義者宗貝的背後，有擁有龐大勢力的比利時公司，就是卡坦加聯合礦務公司——其業務有世界各地的報刊雜誌廣爲宣傳——該公司開採剛果的礦藏資源，並在卡坦加省佔有權威的地位。該公司的業務是開採鈾、銅、鈷、鋅和其他礦產，在其礦地與工廠雇有兩萬名以上的職工。一九六〇年該公司僅在銅礦一方面就取得利潤一億九千萬美元。這家公司也資助宗貝的所謂“政府”與軍隊。公司的代表亞瑟·裴勒(Arthur Perret)先生於本年二月間宣稱，一九六〇年曾有爲數五千萬美元的款項交付宗貝的卡坦加“政府”。這只佔該公司收入的一個很小的比例。一九六〇年有成千成萬的剛果人死於饑饉，可是，即使在那一年，聯合礦務公司的利潤仍然繼續上漲。可知比利時殖民主義者並不因爲剛果發生流血，也不因爲每日數以百計的人民死於饑饉，而受到絲毫不利的影響。

一八九．要想在剛果繼續維持殖民政權關心者並不只是比利時，甚至不是以比利時爲主。關於這點，我們必須公開的說一說。比利時殖民主義者鎮壓剛果人民解放鬭爭的種種企圖，都受到一些其他國家壟斷資本的積極支助。西德的壟斷資本在非洲非常活躍。阿登諾政府一心想以非洲國家爲市場，輸出魯爾區工廠的工業產品，也想以非洲國家爲農業與礦產原料的來源。西德帝國主義者是參加“歐非”計劃——反映集體新殖民主義觀念的計劃——的最積極的一份子。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西德新殖民主義的期刊海外評論(Uebersee Rundschau)中，我們可以讀到兩點：

“共同市場與前法蘭西及比利時殖民地聯合以後的經濟前景如何，無須豐富的想像，就可以知道。”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對於剛果事件密切注意，主要是因爲西德企業對於在卡坦加開採鈾、鈷、銅等礦產至感興趣的原故。

一九〇．剛果事件就是實行集體殖民主義的一個實例。眼看着他們的地位馬上就要動搖，而又沒有辦法可以單獨的去鎮壓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個別的殖民國家就聯合起來締成了一種神聖同盟。舊的衰弱而又地位動搖的殖民主義者正在受到新殖民主義者的幫助，這些新的殖民主義者是長於以更機巧、更世

故的方法來實行新殖民主義的。新老殖民主義的目標都是相同，就是保護壟斷資本的利益。

一九一。舊的殖民國家被迫把他們殖民利益的一部份割讓給美國與西德，以取得它們的援助，保留“整體”。布魯塞爾的報紙比利時民族報(Nation Belge)曾經在六年前發表了頗饒興味文章，其中說：

“現在歐洲大陸祇剩下了四個殖民國家：比利時、法蘭西、西班牙與葡萄牙……如果以為它們能單獨的或聯合起來抗拒潮流，那完全是癡人說夢。在當前情勢下，只要看現在正在發展的各項事件，就可知道所有的歐洲人都有被驅逐出非洲的危險……我們未來的道路是很顯然的，我們必須以強有力的全歐洲的主權來取代幾個微弱而又分散的國家的主權……”

一九二。帝國主義國家的集體殖民主義很清楚的表現於各國際機構，尤其表現於聯合國中。自從聯合國創立以來，殖民國家一直就利用它的旗幟作為它們擴張政策的護符。聯合國主要機構的組織不健全，也使壟斷資本勢力得以在許多事例中為所欲為，並把聯合國的活動導向符合於他們自私目標的方向。剛果的“聯合國行動”就是聯合國被利用來作為新殖民主義工具的一個特出的例子。

一九三。為了要破壞民族解放運動，壟斷資本家已經在軍事上聯合起來。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北大公約集團，所有殖民國家都隸屬於該集團。該集團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利用殖民主義者的武裝力量來維持並加強他們的殖民地位。

一九四。莫布土棍徒們所裝備的自動武器也就是北大公約武裝部隊所使用的。宗貝統轄下的所謂外國軍團，主要包括有比利時人、法國人、西德人和義大利人。這個“外國軍團”保護的是外國的利益，所領的餉銀也來自外國。剛果全國餓殍載道，瘡痍滿目。在卡塞省成千的剛果人死於饑饉，該省現在仍受阿爾培·卡隆其的統治。與此同時，倫敦每日電訊報於一月二十三日報導稱，宗貝支付給“外國軍團”普通士兵的月餉有高至四百美元的，而該軍團的軍官則每月領取八百四十美元的餉銀。據美聯社記者卜德(Porter)先生於今年一月間自伊利沙白市報導稱，這些軍團士兵每個月出差一次，出差歸來，他們就去到市鎮上的酒吧，看起來顯得更骯髒、更粗野，而又喝得醉醺醺的。卜德先生記述有一個喝醉了酒的法國人一時大意告訴他說：“人民不喜歡我們，可是，我們支領高薪，就是為

了殺害婦孺”。這是他所引的話！金錢收買僱傭兵——這就是殖民主義者的傀儡們違反剛果人民的意願，抓住權柄不放手的方法。

一九五。以前的幾位發言人已經詳細地敘述了殖民國家對剛果侵略的歷史，因此我不想再就此點多所論述。大會有權質問負責實行剛果的“聯合國行動”的官員：他們對於制止比利時明目張膽的侵略剛果共和國，採取了什麼步驟。他們到底幹了些什麼？回答只有一個：什麼也沒有幹！聯合國軍隊的司令部不但沒有堅決制止比利時與宗貝和莫布土所屬一幫人的侵略行為，反而向侵略者叩頭，並一意孤行的實行哈瑪紹的所謂聯合國“不干涉”剛果內政的政策。這是理論上的理由！誰都知道，當保衛剛果人民的權利，乃至保護合法政府的總理這個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哈瑪紹卻拒絕採取任何步驟，恢復法治與公義。可是，一旦謠傳一個西方國家的女公民遭受迫害的時候，即使謠言尚未證實，聯合國剛果司令部立刻就派遣馬來亞籍的士兵去到基阜省去拯救她。這就是剛果聯合國軍隊的“勇敢”、“膽識”與“英雄事蹟”。聯合國對於殖民主義者與他們在剛果的傀儡的這種容忍姑息的態度是聯合國的恥辱，使它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掃地。

一九六。美國代表史蒂芬孫先生在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講話的時候說，蘇聯並不希望聯合國在剛果成功。試問美國代表所講的到底是那一類的成功？假如美國代表認為殺害剛果合法政府的總理，解散剛果議會，把剛果分割成幾十個配合於殖民主義口味的傀儡政權都算是成功，那末我們當然要反對這樣的“成功”。我們也希望成功，但不是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成功，而是剛果人民反殖民主義鬪爭的成功。從史蒂芬孫先生的話可以看出，美國對於剛果事件的真象，是感到頭痛的。

一九七。剛果的所謂“聯合國行動”，通過哈瑪紹先生和那些支持他的人的努力，不但沒有能夠完成安全理事會和大會那些決議案所託付於它的工作，而且還大大的有害於剛果人民；這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已經不可能再有任何懷疑了。

一九八。同年二月九日，瑞典資產階級報紙斯德哥爾摩日報(Stockholms Tidningen)總編輯文德(Vinde)先生撰寫了一篇關於剛果的文章，他寫道(以下引徵的一段確很耐人尋味)：

“從事實上，聯合國在剛果的‘活動’已經顛三倒四的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結果。在比利時當局的扶植下，一支由白人軍官指揮，並由白人士兵

組成的現代陸軍已經在卡坦加建立起來，但聯合國或西方國家中，卻連一個也沒有提出抗議。與此同時，比利時軍事人員、技術人員與官員也不斷湧回剛果，在卡沙扶布與莫布土的卵翼下佔據重要職位。再過了短短的幾個月，在共和國創立時已宣告廢止的舊殖民政權在聯合國的保護下又將復辟了。”

這正是對於哈瑪紹先生所演角色的一種深刻描寫，哈瑪紹本來應該遵行大會三個月以前纔通過的“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之宣言”行事，可是，他在實際上卻成了幫助殖民制度在剛果復辟的工具。

一九九。我們深信聯合國絕不能成爲一個沒有生命的偶像，一隻手高舉着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的宣言，而另一隻手卻在幫助殖民主義者們重新鍊製人民所已經粉碎了的殖民束縛的鎖鍊。

二〇〇。我們從來沒有把哈瑪紹先生認爲就是聯合國，我們現在也並沒有把兩者混爲一談。哈瑪紹先生身爲秘書長的所作所爲，對於國際組織大有損害。哈瑪紹先生出賣剛果人民的利益，與殖民主義者們狼狽爲奸，成爲謀殺魯孟巴和他的同僚們的從犯，他已經喪失人們對他的信心，爲所有善良的人所譴責與唾棄，他已經自絕於聯合國。因此，白俄羅斯共和國堅決支持撤免達格·哈瑪紹的聯合國秘書長職位的要求，此項要求已經載在白俄羅斯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致送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電文中。

二〇一。主席：我從話筒中聽到翻譯過來的話是說，哈瑪紹先生“與殖民主義者們勾結陰謀”。我想我必須促起諸位的注意，我認爲在提出像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現在所說的這類批評的時候，應該有所區別，並且遵守規則。

二〇二。大會的每一個代表團完全有權自由坦白地批評秘書長在他職務上的言語行動。這是毫無疑問的。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可是，當對秘書長的批評越過了他在職務上的行爲以及職務上的決定，而攻訐他的個人，污辱他的人格尊嚴，或是懷疑他作爲一個人的忠誠可靠的時候，我想那就大有不同了。

二〇三。我想每一個代表團都可以隨時來到大會的講臺批評秘書長在職務上的行爲與決定，可是，我不相信大會的講臺可以被用來含沙射影的對爲聯合國服務的任何人指責，說他的動機不純正，或作這一類的指控，當然這也同樣的適用於秘書長。

二〇四。我想對於行爲的批評與對於個人進行攻訐，是大有不同的。我深信，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學識宏富，在本組織又有長時期的經驗，他一定能認識到這種區別是公平合理的，並將在發言的時候維持此種標準。

二〇五。我現在請他繼續發言，並記住主席所說的話。

二〇六。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已經說明了我國政府的意見，現在我將繼續發言。

二〇七。我們認爲撤免達格·哈瑪紹的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並依照世界的真實情況改組本組織的秘書處，有如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先生在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時代表蘇聯政府所作的提議那樣，其結果將大大的改進聯合國在促進和平與各國人民間的合作，以及最後徹底廢除可恥的殖民主義等方面的工作。

二〇八。所有這些理由都促使白俄羅斯共和國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發表聲明：它不再與達格·哈瑪紹維持任何關係，也不再承認他爲聯合國的一名官員。

二〇九。剛果的所謂“聯合國行動”必須儘速停止，所有外國軍隊必須撤離剛果，以便讓剛果人民自己解決內部的事務。聯合國必須譴責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侵略行爲，並認之爲一種國際罪行。對侵略者必須實行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適當制裁。爲了保護剛果人民不遭受新的災禍，殺害剛果人民，手上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們，葬送年青的共和國的獨立的那些人——宗貝、莫布土、卡隆其和其他同一類的人——必須立即加以逮捕交付審判，並解除他們的黨羽的武裝。與此同時，比利時軍隊和所有比利時人員，也必須解除武裝，撤離剛果。

二一〇。我們認爲重要的是應該規定一個召開剛果議會的確切日期，並設立一個由非洲國家代表所組成的適當的委員會，負起保證採取有效步驟清除侵略者並制止任何方式的外國干涉的任務。

二一一。徹底制止對剛果共和國內政的一切方式的外國干涉，現在應該是時候了。一切援助與支持只應向以安東·季任加爲首的剛果合法政府提供。全心全意支援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反對殖民主義者的國際陰謀的正義鬭爭，是所有愛好自由國家的責任。

這樣的支援是完全符合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也符合於國際和平的利益的。人民有權要求聯合國採取堅決行動，對付現在正在破壞剛果共和國獨立的侵略者與殖民主義者的走狗。廣大人民已經逐漸覺悟到需要劇烈改變，那就是殖民政權不應該再繼續存在，在束縛奴役的舊秩序與爭取自由的新秩序之間不可能有任何妥協。正如赫魯曉夫先生曾經說過：

“剛果人民所進行的鬭爭是不能停止的；殖民主義者僅能使它緩進或加以抑制。但是，以後它將再度爆發，其力量更大；此等人民在克服一切困難之後便會獲得徹底的解放。”〔第八六九次全體會議，第一五〇段。〕

非洲人民看到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現在在雷堡市佔了上風，他們感到憤怒。可是，這樣的政權只能是暫時的。

二一二．在結束發言以前，我願引證柏屈斯·魯孟巴遺囑中的幾段話：

“我從心靈深處知道我國人民遲早會擺脫一切內外敵人，萬眾一心的起來對殖民主義，對垂死掙扎的傲慢的殖民主義怒吼：‘不行’，並在洗刷乾淨的國土上，抬頭挺胸享受人類的尊嚴。

“我們不是孤立的。非洲和亞洲，遍及全世界的自由人民和正在贏取自由的人民，將永遠與千千萬萬的剛果人民站在一起。祇要在我們的土地有一個殖民主義者或其走狗存留，我們就不會放棄鬭爭。”

二一三．在這個苦難的時候，支持剛果人民為爭取真正自由與獨立而進行的鬭爭，是聯合國的責任。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

第九七一次會議

A/PV 971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議程項目八十五

剛果共和國之情勢(續前)

一. Mr. RIFA'I (約旦)：以往辯論剛果問題時，約旦代表團曾避免採取任何立場。這種態度並非因為我們對剛果情勢漠不關心，但因事態混亂，千變萬化，且從政治及其他方面，剛果情勢已成爲國際化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不持謹慎的態度。我們對於這個年青的非洲共和國於立國伊始即遭不幸，惋惜之情不下於任何其他一國。

二. 本代表團不僅關心於剛果事態逐日發展的變化，而更關心的是這些變化對於聯合國依關於這個問題屢次通過的各項決議案所負責任發生如何嚴重的影響。

三. 我認爲追究造成剛果現狀的各種因素與原因，祇有使我們走上一條死路。因此，我無意檢討整個情勢，也不想詳論事態的細節。

四. 實際上，剛果問題業經徹底討論過，而且各集團和各代表團之間所得到的大致協議業已於許多次決議中有所表達，而最近一次決議¹就是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所採取的。據本代表團的意見，我們在這個階段應參照這些決議案的目標及其實施來討論剛果情勢的問題。

五. 本人要指出聯合國前往剛果是爲了履行若干基本任務，其最重要與迫切的任務有如下各種：第一爲維持法律與秩序，其次爲確保比利時軍隊從剛果共和國撤退，其三爲保護剛果之獨立及保障其統一與領土完整。

六. 雖然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決議案對這個問題在某幾點上失之模稜兩可，在另外幾點上又失之籠統，但上述三項基本任務是有明文規定的。恢復法律與秩序一點屢經要求。關於比國軍隊及人員的撤退，所有各項決議案均曾強調提到。保障該國統一及領土完整是聯合國所負的主要責任。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41。